



文粹卷第九十七

序庚 卷九十七首

吳興姚

鉉

纂

錫宴丞相少傅拜職天子作三傑之詩以命宴序蘇晉

季春下旬詔宴薛王山池序 張說

集賢殿書院奉勅送學士張說上賜宴序 張九齡

集 泉州席史君謙秀才於東湖亭序 歐陽詹

暮春太師左右丞相諸公以書公追滎谷謙集序 王維

蕭尚書拜命路尚書就林亭謙集序 潘炎

謙集韋庶子宅序 顏况 蓬池樓飲序 蕭穎士

兩省遺補謙章司南亭序 王維

江陵陸侍御宅謙集觀張省外五松石序 符載

魯山令李青謙寮史序 歐陽詹 始得西山謙遊序 柳宗元

清明日南皮泛舟序 王維

夏日諸從弟登汝龍興閣序 李白

春日謙諸從弟桃花潭序 李白

遊雲門序 梁肅

序飲 柳宗元

序白 舒元興

丞相少傅拜職天子作三傑之詩以命宴序 蘇頌

惟聖賢賢以承皇極有若左丞相燕國公右丞相廣平公太子少傅安陽侯皆生人碩德皇國元老道著廊廟績宣華戎由是懋其成功錫以元吉咨日于朔擇時于秋俾對命王庭受職公府見群屬揖庶寮禮官辨章掌會陳次工備侑饗獻蒸六卿拜下以成儀二事自天而來質秩秩賓序暉暉旅躋玉緯垂文南風和雅頌之變金爵降醴雲天光飫酌之宜宰德貴和盡莊敬具瞻之範群情回洽預周旋宴語之歡方將一心天工戮力而載寢黑山之析苞青海之戈雲雨賢才水火菽粟日詠魚藻歲陳由庚頤殷趙之年留魯陽之景爰命在宴乃賡載歌

季春下旬詔宴薛王山池序

張說

有生之性萬殊無方之盛一節陽和而動植暢春滿而阜壤悅后皇所以發時令布新慶二南滿周召之風百辟形金石之詠者也

流日暖南山雪殘 獻之 淡浪暮春之提 帝京形勝借上林而入也 咸里池臺就脩竹而開宴泉調御府味給天厨仙倡有樂中責督酒太平佳事前史未書大矣哉一德日新九功惟叙運璫樞而均四氣握金鏡而靜萬方堯舜湯文不違顏於咫尺夔龍伊呂共接手於朝廷不可見而見焉不可聞而聞者豈深思勝殘去殺累百年之至仁推曆按圖啓千齡之昌運河清難得人代幾何擊壤多歡良有以也此則青門上路朱邱平臺城煙屢起而泊山野風時來而過水春將悵別愛落花之酒途夏如欣會玩峯雲之映沼爾其列筵授几分曹設幕旋送江鳧舫迎海鶴魚龍九劔曼延揮霍鸞鳳鳴簫鼓作申錫開於百獲羣慈心出於三爵炮炙熏林塘醪醴馱丘壑林急管於元筭醉湛因以取樂群公賦詩俾僕題序長矧稍渴覺含毫之轉運子雲壯夫見雖蟲之都廢敢憚鄙詞之訥澀恐貽盛佳之蕪穢云爾

集賢殿書院奉勅送學士張說上賜詩序 張九齡

集賢殿者本集仙殿也上惟睿作聖而猶垂意好學用相必本於

經術圖王亦始於師臣及乎鴻生碩儒博聞多識之士自開元肇
建以迄于今大用徵集煥乎廣內而聽政餘暇式讌在茲忠臣嘉
賓得盡心之所聰明文思有光被之德故下以道親上亦歡甚即
於御座爰發德音以為候彼神人事雖前載傳于方士言固不經
遂改為集賢去華務實且有後命增其學秩是以集賢之庭更為
論思之室矣中書令燕國公外弼庶績以奉沃心之謀內講六經
以成潤色之業故得出入華殿師長翰林惟帝用臧固天所賴拜
命之日荷寵有加降聖酒之壘頒御厨之膳食以樂侑人思德餉
時則有侍中安陽公等承恩預焉學士右散騎常侍東海公等擢
職在焉或稷禹大賢或淵雲諸彦文王多士周室以寧武帝得人漢
家為盛而高視前古獨不在於今乎咸可賦詩以光鴻烈

泉州席史君宴邑中赴舉秀才於東湖亭序 歐陽修

貢士有宴我牧席公新禮也貞元癸酉歲邑有秀士八人公將薦
之于闕下古者相覲相祖有享有宴享以昭恭儉宴以示慈惠二
典為用鮮或克兼 諸侯升俊造於天子遣之日惟行鄉飲酒之禮

則享禮也截肉玄酒莫飲莫食公念肉不使食則仁不下泔酒不
使飲則權不上交方欲激邦俗於流醜致王人乎德行而賢者仁
未伊決才者歡未我交其若蚩蚩何秋七月與八人者鄉飲之禮
既修乃加之以宴饋移己膳醴出家醞求絲桐匏竹以將之選華
軒勝境以光之後一日遂有東湖亭之會公削桑梓之禮執賓主
之儀揖讓升堂雍容就筵樂遍作而情性不流爵無筭而儀形有
肅鏘鏘焉濟濟焉於是老幼來窺盡室盈歧非其親懿則其閭里
皆內訟而誓遷善焉於戲行其教不必耳提而口授移其風不必
門扇而戶吹公斯宴則風移教行其間矣真盡心竭誠奉王化民
之宰也煙景未暮酒德俱飽有逡巡避位而言曰夫詩者有以美
盛德之形容君侯因片善附小能迴一邑之心成一邑之行昭吾
人恭儉於嘉享示吾人慈惠於清宴迴人心成人行周孔之才也
昭恭儉示慈惠管晏之賢也不有歌詠其如六義何是日人有甘
棠類宮之什客有天水姜閱河東裴參和潁川陳詡邑人濟陽蔡
沼佐贊盛事亦獻雜章小子公之毗幸鼓微聲先八人者鳴捧豆

伺徹時在公之側觀衆君子之從遂作卜商之後書其首

暮春太師左右丞相諸公於韋公逍遙谷讌集序 王維

山有姑射人蓋方外海有蓬瀛地非宇下逍遙谷天都近者王官
有之不廢大倫存乎小隱跡崆峒而身拖朱紱朝承明而暮宿青
霽故可尚也先天之君俾人在宥歡心格于上帝喜氣降爲陽春
時則有若太子太師徐國公左丞相始興公少師宜陽公少保崔
公特進鄧公吏部尚書武都公禮部尚書杜公賓客王公黻衣方
領垂璫珥筆詔有不各命無下拜熙天工者坐而論道掌邦典者
官司其方相與察天地之和人神之泰聽於朝則雅頌矣問於野
則賡歌矣乃曰猗哉至理之代也吾徒可以酒合讌樂考擊鍾
鼓退於彤庭撰辰擇地右班劍縣六駟畫輪載轂羽幢先路以詠
夫逍遙谷焉神臯藉其綠草驪山啓於朱戶渭之美竹曾之嘉樹
雲出其棟水環於室灞陵下連平菜地新豐半入於家林館層巖
搵側逕師古節儉性新丹壑巖谷先曙義和不能信其時芳卉後
春勾芒不能一其令桃運窈窕蘅臯超忽駭御延佇於叢薄彌五
升降於蒼翠於是外僕告次獸人獻鮮罇以大壘享用五鼎木器
擁腫即天姿以爲飾沼毛蘋繁在山羞而可薦伶人在位曼姬如
轂齊瑟慷慨既於座右趙舞徘徊於白雲袞旒松風珠翠煙露日在
蒙汜群山夕嵐猶且濯纓清歌據梧高詠與松喬爲伍是義皇上
人且三代之後而其君帝舜九服之內而其俗華夏上客則冠冕
巢由主人則兄弟元凱合是四美同乎一時發而不書罪在司禮
竊思楚傳嘗詣茅堂之居仰謝右軍忽序蘭亭之事蓋不獲命豈
曰能賢

蕭尚書拜命路尚書就林亭宴集序

潘炎

文昌貴臣新受厥服再拜稽首對揚休命逶迤而退則展慶賀之
禮下舍之閑則懷宴語之好所以歡僚友宣寵光敵者易親歡焉
而至是以蕭公膺納言之職路公徵賀遷之會泊家宰司殺作者
三人國老如墳篋之和陽春屬星鳥之序欣榮相合辰當美景形
制所選地從主人窮土木之幽尋荒栢亭之竒構賓主有禮旨酒
以柔之清言以發之庖盈而不侈筵肆而不雜狎而不躓酣而不

流有太平君子之光見可以賢人之德風調日暖煙霽無陰松茂
草滋泉石通氣鶯出幽而初轉花合愁而將歸外物獻美中懷有
融高興格于丹青餘思垂乎清書四座相顧請予所尊悅題賦詩
無忘盛集

讌集韋庶子宅序

顧况

昔維下邳中蘭亭峴首文雅之盛風流之事盖一方耳今席有芳
樽庭有嘉木飲酒賦詩皆大國聖朝群龍振鷺握蘭佩玉者也在
古其有陋乎在今其有榮乎終讌一夕寄懷千載是時也暮春駘
蕩孟夏恢台之交

蓬池楔飲序

蕭穎士

楔逸禮也鄭風有之盖取諸勾萌發達陽景敷煦握芳蘭臨清川
乘和蠲潔用微介祉厥義存矣晉氏中朝始參燕喜之樂江右宋
齊又間以文詠風流遂遠爵為盛集焉若夫華林曲水萬乘之隆
也蘭丘激湍專城之踐也而方伯之歡未始前聞以俟乎今辰粵
天寶乙未暮春三月河南連帥領陳留守李公以政成務簡方園

多暇平府郡佐更二二賓客帳飲於蓬池備被除之社一也梁有蓬
池上矣前迄激潁右匯郭邑渺瀰淪漣盪日澄天舟楫是臨泛波
景從其左則遙原紫屬崇岡竦嘉卉異芳雜樹連青即為臺亭
登眺斯在爾乃郡曹頒錫以給費縣吏領徒而脩頓先夕以定議
詰朝而集事是日方牧乃擁車徒曳旌旃卯出乎北牖辰濟立南
川匪疾匪閑翼翼質闕以稅駕于東焉然後降春流賜綵舟羽觴
芳羞緩舞清謳援青蘋駭紫鱗迴環中汀緬望南津飲于已酣干
未歌樂只賦既醉坐闌而靡怠日入而未闕陶陶乎有以表勝境
佳辰之具美名公好事之厚意下客不敏聞於前載曰天德洽禮
成則詠歌繫之梁故魏也請皆賦詩志焉

洛陽鄭少府與兩省補遺讌韋司戶南亭序

王維

惟帝克辟惟股肱克左右庶績允釐有司多暇舉無違德孰獻其
可雖列侍丹陛而罕伏青蒲據懷致館灞陵南望曲江左轉登一
級而鄠杜如近盡三休而天地始大疑氣向晦蒼蒼寒木式與汝
歌多酌我酒墨客既序親當獸炭膳天交馳屢奏鮮食夫含德之

厚與時偕化拂衣爲放則野人於小隱之中束帶而朝則君子於大夫之後何軌轍一境是非外物哉且騎有羈勒徒有次舍可以永日可以繼夜客非詩人之徒歟奚其嘿矣

江陵陸侍御宅譙集觀張負外畫松石序

符載

六虛有精純美粹之氣其注人也爲大和爲聰明爲英才爲絕藝自肇有生人至于吾儕不得則已得之必騰凌負絕獨立今古用雖小大其神一貫尚書祠部郎張藻字文通丹青之下抱不世絕儔之妙則天地之秀鍾聚于張之一端者耶初公盛名赫然居長安中好事者卿相大臣旣迫精誠乃持權衡尺度之跡輸在貴室他人不得誣妄而觀者也居無何謫官爲武陵郡司馬官閑無事從容大府士君子由是往往獲其寶焉荆州從事監察御史陸澧字深源洎令弟曰灞曰潤曰淮皆以文行穎耀當世故含藻蘊奇之士多遊其門焉秋九月深源陳譙宇下華軒沉沉罇俎靜嘉庭篁翠齊京疎爽可愛公天縱之思歛有所詣暴請霜素願攜竒蹤主人畫樞嗚呼相和是時座客聲聞士凡二十四人在其左右皆岑

立注視而觀之負外居中箕坐鼓氣神機始發其駭人也若流電激空驚颺矣天摧挫幹掣撓霍敞列毫飛黑噴掉掌如裂衣離合情况忽生怪狀及其終也則松鱗皴石嶸巖水湛湛雲窈眇投筆而起爲之四顧若雷雨之澄霽見萬物之情性觀乎張公之藝非畫也真道也當其有事已知夫遺去機巧意冥玄化而物在靈府不在耳目故得於心應於手孤姿絕狀觸毫而出氣交冲漠與神爲徒若付短長於隘度筭矧出於陋目疑觚舐墨依違良久乃繪物之贅疣也寧置于齒牙間哉於戲由基之弧矢造父之車馬內史之筆札負外之松石使其術可授雖執鞭之賤吾亦師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學則知夫道精藝極當得之於玄悟不得之於糟粕衆君子以爲是事也是會也雖蘭亭金谷不能尚此或闕歌頌取羞前人命鄙夫首叙諸公得揮其宏思耳

魯山令李胃三月三日宴寮吏序

歐陽詹

三月三日以酒食出於野曰禊飲古俗也有唐今上御宇之九年年定三節一以二月一日曰中和取九月九日曰重陽次取此日

之襍飲賜群臣大宴登高臨川與時所宜洎四方有土之君亦得
自宴其寮屬貞元十二年季春月既魄一日則其日也臨汝魯山
令趙郡李胄恭國合宴于縣南泮濱先宴曰夫宴者古所以示慈
惠而期合歡者也國家錫以斯宴者情亦古情焉况食在充腸不
在充目酒在成禮不在溺神歌發其所自和舞發其所自樂窮八
珍竭千鍾彊發揚課然竹則有勞有逸豈合歡之意歟於是首設
一席肉一肴酒一壺命自天子命為佐者次一席酒肉亦如之命
自己命以為吏者次一席酒肉亦如之命鄉閭許以耆年有德者
肉既飽酒既酣因化育之宿洽有歌謠者進有蹈舞者作皆誠激
乎中草乎形容婆娑慷慨與習而為者不類然後漁者請以其舟
農者請以其器圃者請以其畜弋者請以其鮮啜濁嘗漉浮泛猗
澗風恬日和川晴野媚以熙以怡萬心一之至義之門大順之家
父兄弟一族一堂之中不能過也非仁德淳化其孰能至於是
耶旅遊之子實窺盛事茲宴也雖溥於天下百里不同風雨恐他
邑之景物此辰不得似公之邑也一方不同教化恐他邑之歡樂

此辰不得似公之邑也故叙之

始得西山譙遊序

柳宗元

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恒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
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處不到到則披草而坐
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卧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
以為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
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人過
湘江緣舟溪斫榛莽焚茅茨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
則小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岷然窪然若垤若
穴尺寸千里攢蹙足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
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為類悠悠乎將灑氣以俱而莫得
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
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知歸心凝形釋
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遊遊於是乎始故為之序以志
是歲元和四年也

清明日南皮泛舟序

蕭穎士

昔建安中魏文為王太子與朋友諸彦有南皮之遊颺鳴葭浮其
瓜清泉齋淪千古一色此城隅託勝之舊也由小而方大則貴賤
之歡可齊以今而喻古則風流之事不易矧乃日清明時升平世
庶幸海濱之利謳吟動齊右之曲亦明代一方之樂也邑宰東海
徐君洎英僚二三皆人傑秀出吏能高視郊驛繼當時之歡豪傑
重莊叟之興相與矯翠帟勝清波紅粧曼舞醲醑徐進管絲迎風
以響日亮士女環岸而攢雜可以娛聖澤表人和也層城景移碧潭
陰起蕩暄妍之氣色縱魚鳥之游泳其思夫閨塞崇翠昆池清冷
關河千里帝京不見斯興情之極致也爰命異客紀他鄉之勝事
云爾

夏日諸從弟登汝州龍興閣序

李白

夫檉榮芳園蟬嘯珍木蓋紀乎南火之月也可以處臺榭居高明
吾之友于順此意也遂卜精勝得乎龍興留寶馬於外步金梯
於閣上漸出軒戶遐瞻雲天晴山翠遠而四合暮江碧流而一色
屈指鄉路還疑夢中開襟危欄宛若空外嗚呼屈宋長逝無
言起予者誰得我一季當揮爾鳳藻搜乎需鵬與白雲老兄俱共
負古人也

春夜宴諸從弟桃李園序

李白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為歡幾
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况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
章會桃花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群季俊秀為惠連吾人詠歌
獨斬康樂幽賞未已高談轉清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
有佳作何伸雅懷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

遊雲門序

梁肅

上德以汗漫為友無江海而閑其次則仁智相從有水為樂故合
志同方賢者有柴桑之隱遊道同趣吾徒有雲門之會其造適一
也先會一日沙門釋去誼命我友相與探玉笥上會稽然後泝若
耶過鳳林而南意欲脫人世之羈鞅窮林泉之遐奧於是捨舟清
瀾反策開原遞香靄而歷嶠嶮入深翠以泛迴環遂至雲門觀其

群山疊翠秦望拔起五峯巉巉列壑沉沉上摩碧落旁湧金界其
下則百泉會流蓄為澄潭涵虛鏡徹鳴瀨玉漱泠泠之聲與地籟
唱和不待笙磬而五音迭作眺聽不足則凝思冥息况焉疑諸天
樓觀列坐咫尺庭衢之中別有日月既而動步真境靜聆法音合
漆園一指之諭詣淨名無住之本萬累如洗百骸坐空視松喬為
弱喪輕世界於棗葉蓋道由境深理自外契故也昔之遠公紀廬
山謝客題石門道流勝賞今古一貫曷可不賦貽雲山羞乃各為
詩以誌斯會同乎道者有隴西李公受高陽齊霞舉約會未至亦
請同賦此篇用廣夫游衍之致云

序飲

柳宗元

買小丘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上嚮之為記所謂牛馬之
飲者離坐其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盃史而今日當飲者
舉筭壽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洄于泫不止于坻不沉于底者
過至不飲者而洄而止而沈者飲如筭之數既或投之則旋駭滑
泥若舞若躍速者遲者住者衆皆據石注視懼汗以助其勢突然
而逝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或再飲客有婁生居南者其投之也
一洄一止一沈獨一飲衆乃大笑懽甚余病疴不能飲酒至是醉
焉遂損益其分以窮日夜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指讓酬
酢百拜以為禮者有叫號屢舞如沸如羹以為極者有裸袒袒裼
以為達者有資金石絲竹之樂以為和者有促數亂述以為密者
今則舉異是焉故捨百拜而禮無叫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
而和去亂述而密簡而同肆而恭銜銜而從容相以合山水之樂
成君子之心宜作序飲以貽後人

序白

舒元興

今年子月月望長安重雪終日玉花攬空舞下散地子與友生喜
之因自所居南行百許步登崇岡上青龍寺門門高出絕寰埃亘
寫自放抱今之日盡得雪境惟長安高我不與並日既夕為寺僧
道深所留遂引入堂中初夜有皓彩入室室中人咸謂雪光射來
復開門偶立見沍雲駭盡太虛真氣如悵碧玉有月一輪其大如
盤色如銀疑照東方輾碧玉上征不見轍迹至乙夜帖懸天心子

喜方雪而望舒復至乃與友生出大門恣視直前終南開千壘屏
風張其一方東原接去與藍山驪巒群瓊含光北朝天宮宮中有
崇闕洪觀如玳瑁疊磬出空橫立此時定身周目謂六合八極作
我虛室峨峨帝城白玉之京覺我五藏出濯清光中俗埃落地塗
然寒膠瑩然鮮著徹入骨肉衆駭躍舉若生羽翎與仙人遊雲
天汗漫之上冲然而不知其足由蹋寺地身由求世名二三子相
視亦不知嚮之從何而來今之從何而道不諱言不諱聲復根還
始認得真性非天借靜象安能輔吾浩然之氣若是耶且冬之時
凝汗有之矣若求其上月下雪中零清霜如今夕或寡其以其寡
不易會而三者俱白故序之耳

文粹卷第九十七

文粹卷第九十八

序辛 總二十五首

吳興姚

鉉 纂

饒別饒張尚書赴朔方序 賈曾

送桂州邢中丞序 蕭昕

送裴中丞赴黔中序 權德輿

饒副大使移軍廣陵序 李白

送建安郡守之任序 盛均

送陳郎將歸衡嶽序 李白

送幽州李端公序 韓愈

送崔羣序 柳宗元

送權十一序 李白

送區冊序 韓愈

送張承祖之東都序 李白

送王墳秀才序 韓愈

送王榮序 陳黯

送符載歸蜀省觀序 崔羣

送族叔楊行元下第歸廣陵序 歐陽詹

送族弟旭下第東歸序 蕭穎士

送從姪嵩遊廬山序 李白

送薛處士序 杜牧

別中嶽二三真人序 陳子昂

饒十七翁二十四翁尋桃源序 李白

送靈澈上人歸沃州序 權德輿

送林公歸衡嶽序 李白

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愈

送簡師序 皇甫湜

送玄上人歸天竺寺序 權德輿

錢張尚書赴朔方序

賈曾

王者大司馬制軍詰禁封國正朔惠綏蠻貊刑齊猾夏其儀尚矣
 天子道穆三象功清六合截海來威窮荒揆教將以靜流服度藩
 畿削揮凌 昭蘇寡弱乃命元宰兵部尚書燕公專節朔方授律
 群帥涉河之外距關之西公皆統之重分閩也公智以開物精以
 造微文為一變之英武有萬人之敵歷登庶尹王猷載寧三宅台
 衡帝采惟亮雖坐堂足以制勝而勤國忘其定居闡茂次年仲臯
 貞閏拜手東洛馳軺北闕備官而行成旅以從是日也景風司至
 星火殷宵伯趙鳴而戒陰爽鳩習而揚武賦可以升高遠望詩可
 以出宿餞行有詔具寮爰開祖宴且申後命寵以蒲錫天章賦別
 御札題成副衣勉披續之誠兼壺喻投醪之首筐篚以將其貺筆
 硯以表其文前載未書今冊斯覩侍中安陽公以仁躰國中書令
 河東公以德熙朝燮贊功成計謨景服慕采薇之興悵伐木之朋
 詢彼之師卜茲郊侯鼎門右轉岐路傍分當關塞之斷山接華林
 之高樹幕人宿設重帟雲平大宮雍食舉百羞霞錯四夏六窟之變
 朱干皇羽之容雷殷川原電延林薄朝傾多士蒼旻若人接蓋陰
 衢揚袂風野羽觴進列座酬而不譁清鏡間發將士激而逾厲
 視日知其吉氣吹律驗其商聲則已景列穹都風騰沙漠西域輕
 郵支之使東胡息冒頓之虞顧夫南仲于征吉甫薄伐不其遠也
 若木還照前茅啓行聽闐闐之去鼓目悠悠之轉旆歌事者每懷
 靡及念離者跋子望之成志在心發言同唱自天子有式叙清風
 請編出車之什以繼蒸人之雅

夏日送桂州刺史邢中丞赴任序

蕭昕

桂林巨鎮臨川荒服居五嶺之表控兩越之郊俗比華風化同內地
 地然而洞居若止人好阻兵有殊貨重裝吏無廉政選在任者實
 難其材故郡久曠官朝思稱職以腹心之寄輟爪牙之雄俾其澄
 清行獨坐之事俾其式遏惣防禦之權惟帝知人佇報九政五月
 維夏畏塗萬里溽暑方起火雲始生履蒼梧瘴癘之郊涉沅湘風
 濤之壯衆悅是舉而傷此行公陳力滅私飲冰徇節以忠則九折

之塗可叱以信則三江之水可航聚糧戒徒肅裝候傳無酒酤我
緩此難之憂徵文寵別慰行邁之思僕以涓陽之故而首序云

奉送裴二十一兄閣老中丞赴黔中序

權德輿

裴兄居諫大夫五年休問籍其其於匪躬據古切劘獻替掖垣衆
君子徒見其拜章伏閣而莫知其所以言者然則發舒純誠弘大聰
明以貢於穆清者可勝道哉每漢廷大僚與六官貳職之缺羣情
屬目俟其授受久矣壬子詔書有黔巫長帥之拜秩於清憲褒以
命服周行諸公以爲一方之幸且惜其去而未喻也及夫別殿前
席沃心交感重藩符之所付虛安集之不稱凡所以輟近臣惠遠
人之旨纖悉備厚上許周月之代兄求三歲之理又以見首公急
病而忘其僻遠淹郵然後諸公知惜別爲細而感因爲大在此行
矣自牂牁通道復郎置更以示綏懷以安票輕失其理則蕭然愁擾
得其和則驩然感悅方略招徠繫於官師以兄之慈惠自信粹清
廉白爲仁由已不改其度使大化溥流在明誠洞開推人情以賦
政便習俗而不擾彼四封之內如執待濯如水走下史臣操簡以
傳循吏使者急宣以將徵命雖欲復三歲之言其可得乎未聞則
寒赤帷飲醇酒晏宴言笑中無町畦雖鬱蒸暑務雨之候無白而入
矣大丈夫被薦紳彰華纓弘宣職業無有遠近則嚮之玉堂清禁
論思侍從與今之龍節前導金龜映組皆所以事君也豈有中外
之異耶祖較露醉宣言相勉在加殮寓書而已至若山川風物與
騷離瞻望之歎皆備於詩人所賦故茲不書

錢副大使李藏用移軍廣陵序

李白

夫功未足以蓋世威不可以震主心挾此者待之安歸所以彭越
醢於前韓信誅於後况權位不及於此者虛生危疑而潛包禍心
小拒王命是以謀臣將啖以節鉞誘而身之亦由借鴻濤於奔鯨鱗
生人於哮虎呼吸江海橫流百川左紫右拂十有餘郡國計未及
誰當其鋒我副使李公勇冠三軍衆無一旅橫倚天之劍揮駐日
之戈吟嘯四顧能罷雨集蒙輪扛鼎之士杖干將而星羅上可以
決天雲下可以絕地維翕振虎旅赫張王師退如山立進若電逝
轉戰百勝僵屍盈川水膏於滄溟陸血於原野一掃瓦解洗清全

吳可謂万里長城橫斷楚塞不然五嶺之北盡解於脩蛇勢盤地
蹙不可圖也而功大用小天高路遠社稷雖定於劉章封侯未施
於李廣使慷慨之士長吁青雲直移重廣陵恭揖後命組練照雲
樓船乘風蕭鼓沸而三山動旌旗揚而九天轉良牧出祖列將登
筵歌酣易水之風氣振武安之瓦海日夜色雲帆中流席蘭賦詩
以壯三軍之士白也筆已老矣序何能為

送建安郡守之任序

盛均

大禹分九州之產生物各有其處獨人之善惡無區別之地是聖
人知民心牽於所化也夫理有風而化有本國者風帝王之理邦
者本牧守之化二漢已還風化相蕩貪波激漲人不棲身故有得
一郡若豪虎之暴豕羊焉猛既有餘化宜不善也有唐洗叔世之
弊惟牧守不新其規實乃知風化之本未可移去然則祿食者佐
國不務其理為邦不敬其化愚不知天祿食之道也惟閩嶠拔一
臂西指則建安在焉其郡襟山而束水其人徠黠而易墮閩之
支屬特稀聞善化者得非地深法蠹會斂無時增吏坐恣姦欺繁
庶日為蠶蠶哉皇帝遠懷疲俗樂有嘉政使君前刺三郡雅稱

化今茲東授必能伸病俗以抒重寄矣將期後賀得以序行

春於南浦與諸公送陳郎將歸衡岳序

李白

仲尼旅八文王明夷苟非其時賢聖臣眉况僕之不肖者而遷逐
枯槁固其宜耶朝心不開暮髮盡白登高送遠使人增愁陳郎將
義風凜然英思逸發來下專城之榻去邀才子之詩動清興於中
流汎素波而徑去諸公仰望不及連章祖之序慙起予輒冠名賢
之首作者嗤我乃為撫掌之資乎

送幽州李端公序

韓愈

元年今相國李公為吏部員外郎愈嘗與偕朝道語幽州司徒公
之賢曰其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訊勞之使累至每進益恭
及郊司徒公紅抹首鞞袴握刀左右雜佩弓韋服矢插房俯立迎
道左其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某
又曰三公可以將服承命及館如是卒不得辭上堂即客階即坐必東
嚮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

其將復平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覲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數數為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之士大夫莫不拜于門其為人佐甚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言為使歸之獻

送崔羣序

柳宗元

貞松注於岩嶺高直聳秀條暢碩茂粹然立於千仞之表和氣之發也稟和氣之至者必合以正性於是有貞心勁質用固其本禦攘冰霜以負歲寒故君子儀之清河崔敦詩有柔儒溫文之道以和其氣近仁復禮物義歸厚其有稟者欤有雅厚質方之誠以正其性懇論忠告交道甚直其有合者欤是故日章之聲振于京師常與隴西李杓直南陽韓安平泊余為交杓直敦柔深明冲曠坦夷慕崔君之和安平厲莊端毅高朗振邁悅崔君之正余以剛柔不一常造次爽直求正於韓龍和於李就崔君而考其中焉忘言相親歎與道合今將寧觀東周振策于滿且饒於野或命為之序余於崔君有通家之舊外戚之親然吾不以是合之崔君以文學發于儀曹揚于王庭甲俊造之選首讎校之任然吾不以是視之於其序也故載之其末云

金陵與諸賢送權十一序

李白

斯高柄秦嬴世不二三傑伏草與漢並出莽夷朱暉耿鄧乃起自古英達未必盡用於當年去就之理在大運爾我君六葉繼聖熙于蒼蒼清華拱穆然紫極天人其一哉所以青雲豪士散在商鈞四座明哲皆清朝旅人吾希風廣成蕩滄浮世素受寶訣為三十六帝之外臣即四明逸老賀知章呼余為謫仙人蓋實錄耳而嘗採姘女於江華牧河車於清溪與天水權昭夷服勤爐火之業久矣之子也冲恬淵靜才翰駿發白每一篇一札皆昭夷之所操吁捨我而南若折羽翼時歲律寒色天風枯聲雲帆涉漢罔若絕電舉目四顧霜天崢嶸銜盃叙離而群子賦詩以出餞酒仙翁李白辭

送區冊序

韓愈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

石康利侔劍戟舟船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
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間小吏十餘家皆烏言夷面始至
言說不相通盡地爲字然後可以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
遊從之士無所爲而至愈待罪於斯且半歲有區生者誓言相好
自南海擎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
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楚然而喜矣况如人者豈易得哉入吾室
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與之翳嘉林坐石磯
投竿而漁陶然若能遺外声利而不歎貧賤也歲之初吉歸拜其
親酒壺既傾序以識別

暮春於江夏送張丞相之東都序

李白

吁咄哉僕書室坐愁亦已久矣每思欲遐登蓬萊極目四海手弄
白日頂摩青穹揮斤幽憤不可得也而金骨未變玉顏以緹何嘗
不捫松傷心撫鶴歎息誤學書劍薄遊人間紫禁九重碧山万里
有才無命甘於後時劉表不用於禰衡暫來江夏賀循喜逢於張
翰且樂船中遇達人張侯大雅君子統汎舟之役在清川之湄談
玄賦詩連興數月醉盡花柳賞窮江山國祖有程告以千邁煙景
之色慘爲愁容擊飛帆於半天汎淥水於遥海欲去不去更開芳
樽樂雖寰中趣逸天外平生酣暢未若此時至於清談浩歌雄筆
麗藻笑飲酥酒醉揮素琴余實不愧於古人也揚袂遠別何時歸
來想洛陽之秋風贈伊魚以相待詩可贈遠無乃闕乎

送王填秀才序

韓愈

吾嘗以爲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
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
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
而爲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爲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
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子曰馯臂
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蓋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
歿群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太
原王填示予所爲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說孟子而屢
贊其文辭夫汾河而下苟不止雖有疾遲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

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揚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者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今墳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舟與楫知必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送王蔡序

陳黯

黜去歲自褒中還輦下輔文出新試相示其間有江南春賦篇末云今日併爲天下春無江南方江北某即賀其登選於時矣何者以輔文家於江南其詞意有是句非前朕耶今春果擢上第夏六月先歸省于閩命叙送行其詞以未第言不爲時重輔文曰吾所知者惟道與義豈以已第未第爲重輕哉愚田是不得讓麟群之衆也必聖其龍羽族之多也必瑞其鳳凰非四異龍非二首所以異於鱗羽者惟其稀出耳嚮使日百時千盈川溢陸則蛇虺鴆雀無非龍鳳矣其誰曰聖且瑞哉進士科由漢迄唐爲擢賢之首也寰瀛之大億兆之衆歲貢其籍者數纒于千有司升其名者復止于三十其不爲貴而且稀乎輔文早歲業儒而深於詞賦其臆物調調與相如揚雄之流異代而同工也故角於文陣而聲光振於今之中選是榮其歸想寧慶之晨爲鄉里設觀孰不謂人之龍鳳乎懿哉輔文是行也足以自重

送盧嶽處士符載歸蜀親省序

崔羣

旄頭光明垂三十載不習俎豆化爲侯王者十有八九焉由是隱逸惟悴羔鴈不行蒼山沉沉側陋不顯建中初有峨嵋客符君發六籍棹三湘深入匡廬絕跡半紀學窺顏子之門闕文紹陳君之骨鯁逸慕嚴光之垂釣志敷管寧之不欺結廬鹿鹿人不知其然也頃予奉命江西三年往復彭蠡未嘗不詠湖月漱天倪造符君雲扃宿五老峯下動更晦朔不理還樵偶丹霄至人白鶴羽客拳靈芝跪天壇相顧永息乎蓬瀛豈復又縈於塵網覩君超澹愴興舊遊雖笑語飲食如常終忽忽若居大夢君家在岷蜀展愛高堂將聖賢典籍充人子幣帛斯所以激衰俗扇清風方伯地君不以厚禮遲吾子予未之信秋九月楚人歌採蘭以送之

送族叔揚行元下第歸廣陵序

歐陽詹

族叔行元既射策與主司不合春二月將歸淮南沙寓羣公設祖
方獻未酬族叔悄然有不暢之色群公亦愕爾而阻歡小子侍觴
奉而前曰歸好事春美時酒樂物叔於三者如同人將之而有未
悅豈禮闈失意之爲乎昆吾產金荆山產玉自民役巧鎔琢蓋多
惟干將和璞有大聞非百鍊則其良可用歟非三獻而其寶可貴
歟苟良苟真不即成不即售適以精其妍稔其實如叔也亦何稽
於一邂逅哉若昔之人作必行動必中則是蘇秦無履穿之歎甯
戚無石爛之歌孫弘無十上之勤商鞅無再干之勞也知泰而不
知否知易而不知難是夫人也非所以待乎叔也叔如之何叔欣
然見卡氏又來之路平歸心納春景安酒意四座以協千鍾有娛
既醉昇車秋爲到期

送族弟旭帖經下第東歸序

蕭穎士

吾族旭也洵美有聲夫丞丞者行之能翼翼者躰之敬工文足以
標絕唱深識足以剖群疑兼而備焉實爲難者意其倍積風之刀
駭絕電之姿從東道以載馳去南溟而一息此其分也嗟明代擇
人宜乎盡能使輪轅當曲直之適鑿柄靡圓方之歎則宏綱與而
浮議息矣以吾弟不羈之才逢聖君如渴之日而徵求章句見遺
甲乙是猶龍獄爲族爲絆騰黃望遠廓權奇其可得也吾聞諸君子
非無位之患惟立身實難今爾有是才居是屈能卷舒其道喜愠
不形又其冲融坦蕩莫可得而窺也不然則書未十獻歲未二毛
道非擺闔交無薦寵而雄雖先進歎甚後時何哉論者以爲人之
望也仲春二月東京千里之子往矣薄言旋歸賦詩而寵別者皆
上國之選莫不銜憤屑涕抗辭悲歌吾乃知道術親而然諾重也
况乎西遷而五陵是宅南渡而二曹其昌居宋有擊疇之姻在周
爲魯衛之國曾是共祖不待馮商之言已爲路人未處陶生之歎
今也于邁如何勿思詩不云乎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不廢急難之
謂也

秋於敬亭送從姪嵩遊廬山寺

李白

余小時大人令誦子虛賦私心慕之及長南遊雲夢覽七澤之壯
觀酒隱安陸蹉跎十年初嘉興季父謫長沙西還時余拜見預飲

林下嵩乃稚子嬉遊在傍今來有成鬢負秀氣吾衰久矣見爾慰
心由悲道舊破啼爲笑方告我遠涉西登香鑪長山橫蹙九江却
轉瀑布天落半與銀河爭流騰虹奔電激射萬壑此宇宙之奇詭
也其上有方湖石井不可得而窺焉羨君此行撫鶴長嘯恨丹液
未就白龍來遲使秦人著鞭先往桃花之水孤負夙願慙未歸於
名山終期後來携手五嶽情以送遠詩寧闕乎

送薛處士

杜牧

處士之名何哉潛山隱市皆處士也在山也且非頑如木石也在
市也亦非愚如市人也蓋有大智不得大用故羞恥不出寧肯與
市人木石爲伍也國有大智之人不能大用是國病也故處士之
名自負也諉國也非大君子其孰能當之薛君之處士蓋自負也
果能窺測善舜孔子之道使指制有方弛張不窮則上之命一日
來子之廬子之身一日立上之朝使我輩居則來問學仕則來問
政千辯萬索滔滔而得若如此則善苟未至是而遽名曰處士雖
吾子自負其不爲矯欬其敢用此贈行

別中嶽二三真人序

陳子昂

夫愛名山歌長往世有之矣若夫故身霄嶺冥冥雲林卑俗不可
得而聞時士不可得而見則吾欲高視終占一笑昔人嵩山有二
仙自淨立公王子晉上朝玉帝遺跡金壇鳳笙悠悠千載無響
每以是臨霞永慨撫膺增歎常謂煙駕不逢羽人長往去囂世走
青雲登玉女之峯窺石人之廟見司馬子微馮太和霓裳眇然冥
壑獨立具朋羽會金漿玉液則有揚仙公玄默洞天賈上士幽棲
北谷玉笙吹鳳瑤裝駐鶴方且迷軒轅之駕期汗漫之遊吾亦何
人躬接茲賞實欲執青節從白蜺陪飲崑崙之庭觀作玄元之府
宿心遂矣真骨甘矣豈知瓊都命淺金籙道微攀倒景而迷途願
中峯而失路塵縈俗累復泊吾和仙人真侶永幽靈契翳青芝而
延佇遙會何期折丹桂而徘徊遠心空絕紫煙去黃庭極仰寥廓
而無光視寰區而寡色悠悠何往白頭名利之交咄咄誰嗟玄運
盛衰之感則如楊朱歧路墨子素絲尚平辭家而不歸鮑焦抱木
而枯死可以慟可以非心古人之心吾今得之矣

奉餞十七翁二十四翁尋桃源序

李白

昔祖龍滅古道威嚴刑煎熬生人若墜大火三墳五典散爲寒灰
築長城起阿房并諸侯殺豪俊自謂功高義皇國可万世思欲凌
雲氣求仙人登封太山風雨暴作雖五松受職草木有知而万象
乖度禮刑將弛則綺皓不得不遁於南山魯曾連不得不蹈於東海
桃源之避世者可謂超升先覓夫指鹿之儔連頸而同死非吾黨
之謂乎二翁聃老氏之言繼少卿之作文以述大雅道以通至精
卷舒天地之心脫落神仙之境武陵遺跡可得而窺焉問津利往
水引漁者花藏仙谿春風不知從來落英何許流出石洞來入晨
光盡開有良田名池竹果森列三十六洞別爲一天耶今扁舟而
行笑謝人世阡陌未改古人依然白雲何時而來歸青山一去而
誰往諸公賦桃源以美之

送靈澈上人廬山迴歸沃洲序

權德輿

昔廬山遠公鍾山約公皆以文章廣心地用替後季俾季者乘理
以詣因言而悟得非玄津之一派乎吳興長老書公撥六義之清
英首冠方外入其室者有沃洲澈上人上人心真空無而跡寄文
字故語甚夷易如不出常境而諸生思慮終不可至其變也如風
松迭韻水玉相扣層峯千仞下有金碧儻鄙夫之目初不敢眎三
復則淡然天和晦於其中故觀其容覽其詞知其心不待境靜而
靜况會稽山水自古勝絕東晉逸民多遁世於此夏五月上人白
鑑峯言旋復千是邦予知夫拂方袍坐輕舟汧泐境中靜得佳句
然後深入空寂萬慮湛然則嚮之境物又其梯裨也鄙人方景行
企尚之不暇惡敢以離群爲歎哉

江夏送林公遊衡岳序

李白

江南之仙山黃鶴之爽氣偶得英粹後生俊人林公世爲豪家此
土之秀落髮歸道專精律儀白月在天朗然獨出既洒落於彩翰
亦諷誦於金口閑雲無心與化偕往欲將振五樓之金策浮三湘
之碧波乘五汭流考室各岳瞰憩冥壑凌臨諸天登祝融之峯巒
望長沙之煙火遙謝舊國誓遺歸蹤百千開士稀有此者余所以
歎其長節揚其清波龍象先輦廻眸拭視比夫汨泥沙者相去九

牛之一毛昔智者安禪於台山遠公託志於廬嶽高標勝旣斯亦
鄉慕哉紫霞搖心青楓夾岸目斷川上送君此行群公臨流賦詩
以贈

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愈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遊乎
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遊乎揚
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爲法焉浮屠圖師文
暢喜文章其游周天下凡有行必請於縉紳先生以求詠歌其所
忘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爲之請解其裝得所送叙
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耶惜其無以聖人之道
告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
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謂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
文物事爲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精
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
所以蕃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
當又爲浮屠之說而瀆告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
立然後知言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
大乎仁義教莫大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万物得其宜措之於
其躬躬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
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
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爲而孰傳之耶夫鳥旣而啄仰而四顧夫獸
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已害也由且不免焉弱之肉彊之食今吾
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遊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
耶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爲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
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旣重
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詞於是乎言

送簡師序

皇甫湜

鳳羽而麟毛鳥與獸也經傳以比於聖人豈非以其心不以其形
者耶師雖佛名而儒其行雖夷狄其衣服而仁義其心雖未齒於
士與鳳麟類矣不猶愈於冠服朝服或溺於淫怪之說以戮彝倫

者耶嗚呼師吾獨賢也刑部侍郎昌黎韓愈既貶于潮浮屠之德
謹快以扑師獨憤起訪余求叙行以資適潮不顧蛇山鱷水魚里
之險毒若將朝得進拜而夕死可者嗚呼悲夫吾絆不得侶師以馳
送玄上人歸天生寺序 權德輿

度門之教根於空寂因修以取證階有以受無不踐精深之習而
悟虛无之理者未之有也未得為得則其病歟僕又味斯法思與
言者既而得玄禪師師早誦大乘微言數萬言晚得觀門之學今
則已空如一哀樂不入矣桑門之康為外見所雜既得之患為內
見所縛今玄公備然於二見之門不內不外其夫至妙身戒心惠
合於無倪且以勾吳有山水之絕境大竺又經行之淨界振錫而
往其心浩然蓋隨緣生與觸物成化而不為外塵所引也幅巾男
子權德輿稽首

文粹卷第九十八

傳錄記事 摠一五首

兵興姚

鉉

箕

文粹卷第九十九

題傳後 題叔孫通傳後 皮日休

題東漢傳後 司空圖

假物讀 毛穎傳 韓愈

讀韓愈所作毛穎傳附 柳宗元

下邳侯華華傳 韓愈

容成侯傳 司空圖

忠烈 李紳傳 沈亞之

楊列婦傳 李翱

竇列婦傳 司空圖

隱逸 江湖散人傳 陸龜蒙

負苓者傳 王績

奇才 李賀小傳 李商隱

雜伎 梓人傳 柳宗元

郭橐駝傳 柳宗元

妖惑 李赤傳 柳宗元

題叔孫通傳後

皮日休

古之所謂禮不相襲樂不相沿者何哉非乎彼聖人此聖人也此
不相襲者角其功利之深淺爾不相沿者明文武之優劣爾故三
王迭作五帝更制夏殷文武遞述其禮昭昭然若兩曜爭朗百川

注讀者矣然由周公刊之仲尼正之以周公之才之美謂後世無其人乎乃有仲尼仲尼之後迄今望其道如顏閔文如游夏者鮮矣況聖人哉是後之制禮作樂宜取周書孔策為標準也漢氏受命禮壞文毀時無聖人苟措其儀立其禮不泐襲於聖制者妄也夫國之大祭不過乎郊祀宗廟也漢之既命其郊祀於五時之祀者禮不曰兆五帝之郊者乎止於昭靈之園者禮不曰天子七廟者乎而叔孫生不為之正郊祀立宗廟去秦時之非制議昭靈之非禮汲汲于朝會之儀俾漢天子為高祖其身不得郊見饗不及七廟臆生其制吻刊厥式非不標準於聖人乎將以漢新去水火方弭兵械難為改作乎一不明壇墠之位禘祫之儀者乎若然者湯伐桀周伐紂其制可知也嗚呼不明於古制樂通於時變君子不由也其叔孫生之謂也

題東漢傳後

司空圖

儒衣而漢弁也人望而是之是威其德也必有操戈待之者矣君子救時也亦必相時度力以致其用不可則靜而鎮之以道訓服苟厲鋒氣果於擊墉道不能化力不能制是將濟時重困故元禮之徒終致鈎黨之禍至於張儉又不能引決區區之身雖殘壞天下何裨於吾道哉陳太丘之容眾郭有道之誘人其意未嘗沮物而彼亦不厚其毒利害可見矣且猛擊革其暴麟不足以為仁也惡鳥不息其鳴鳳不足以為瑞也况彼二三子甘逞於權豪嗷嗷以至大亂惟據正而屈已者庶可與權

毛穎傳

韓愈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為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翹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姪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去居東郭者曰魏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鵲謀而殺之醢其肉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趺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

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毫載穎而歸獻俘于
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
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為人彊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
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
流百家天人之書及浮屠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
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
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
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後見廢奔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
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為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
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
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
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
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秃又所謨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
中書君老而秃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令不中書耶對曰臣
所謂盡心者焉因不復召歸封邑終於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

國夷狄皆屑管氏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大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管衛毛
賄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
著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毫始
皇封之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幸任使秦
之滅諸侯穎亦有功賞不訓勞以老見疎秦真少恩哉

讀韓愈所作毛穎傳

柳宗元

自言居之不與中州又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為毛穎傳不能
與穎而獨大笑以為怪而吾又不克見揚子誨之始來持其
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
於文也世之模擬竄竊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為辭者
之讀之也其大笑固且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且俳又非聖
人之所棄者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太史公書有滑稽列傳皆
取乎有六於世者也故學者終日討論咨問呻吟習復應對進退
掬溜播灑則罷憊而廢亂故有息焉游焉之說不學操縵不能安

絃有所拘者有所縱也大羹玄酒體節之薦味之至者而又設以
奇異小蟲水草查刺木橘柚苦鹹酸辛雖折虫吻裂鼻縮舌澀齒而咸
有篤好之者文王之旨蒲菹屈到之支曾皙之羊棗然後盡天下
之奇味以足於口獨文異乎韓子之爲也亦將施焉而不爲虐歟
息焉游焉而有折縱歟盡六藝之奇味以足於口歟而不若是則韓
之辭若壅大川焉其必決而放諸陸不可以不陳也且凡古今是
非六藝百家大細穿穴用而不遺者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
斯文嘉穎之能盡其意故奮而爲之傳以發其鬱積而學者得以
勵其有益於世與譽是其言也固與異世者語而貪常嗜瑣者猶咕
咕然動其喙彼亦勞其舌矣乎

下邳侯華傳

韓愈

下邳侯華華者其先隴西人也三十六代祖守犍爲黃帝時以力
召拜大司農以其關土有功又知稼穡之艱難遷輕車都尉子孫
相繼至周武王時徙居桃林冠冕遂絕其後人思其濟世之才因
復其位而加任使焉華父肇生五年龍先相爵祿仕至上輕車都

尉華母世居長樂有乳哺之恩越王勾踐時嘗侍宴姑蘇臺詩所
謂有覺德行者也肇因引重至太行山力不任事遂死於轅轅下上
嗟悼命大宰申屠公執刀而解之其支派分離散在他處華長子
也上念其父劬勞而死於王事封華爲下邳侯詔將作大匠治之
華爲性取勁屈彊難以直御匠以其膏潤之然後去其豪族而加
裁割焉會太原人金十奴與新鄭人斛斯生相逢薦華於五木大
夫是後稍稍得成其名上嘉之遂釋褐賜墨綬華嘗曰吾辛勤久
今方成名得處上左右足矣及獻之果然華爲人善能履道別威
儀進上趨蹌一隨人意上將駕出遊畋獵馳騁擊射御及禮神
祭祀交賓接賢未嘗不召華偕往伏事上久之因病忽開口論議
洩露密旨上繇是疎之詔將作大匠治之又命其友金十奴等補
過之尋獻於上上雖納然亦不甚見重有沈滄處方者使之餘並不得預焉頃
之上見其顏色顛頽又哀備失度上咨嗟曰下邳侯老而備心不任
吾事今弃子於帟不復召子矣遂棄之而終華無意繼者族人也
先本出皮姓軒轅時蒼頡觀鳥跡制文字以其始於皮而聲於革

故從革焉漢書功臣表有煮棗侯革末者即其後也初華本自胡而來趙武靈王時見重是後子孫盛于中國

容成侯傳

司空圖

容成侯金炯者本蜀郡嚴道人附山而居同族中多見搜採其先因秦時調發詣向方輸作世苦之乃誡子孫易其服色必以清厲自進後徙居上洛會郡中盧生范生皆傳脩鍊之術委質相資因砥磨以致用上聞而器之召見嘉其鑒局且謂毫髮無隱屢鎖之歷等臺閣號為明達披茲邪以事上考見之膽慄輒自披露至於婦人女子媚惑之態亦不能掩也其察察如此是雖造物無私圓方不礙然疵漏者終惡忌積毀於上以為背面不相副炯亦自病於狹中不能以塵垢混其跡也竟被擯斥後亟有月蝕之變時宮中灑下數刻上臨軒念其規益復召俾其道所以然者扣之響應不疲上異焉命以容成侯奉朝請而宗人派別於廣陵者炫飾求售陷為輕薄于權戚中或憮然自喜則狎玩不厭至或被以組繡蓋使其俯仰取容雖穿鼻服役亦無恥耳既稍進炯又鄙其為人廼復以譏廢歸老於家太史公曰炯之遠祖當軒轅時以化服以祝融氏得薦於上能強記天象地形草木蟲介萬殊之狀皆視諸掌握蓋其術亦規模於洪範耳物怪遇之莫不惴息自廢後益親幸上晨興必先至則與冠冕者偕進號為壽光先生不名也子孫稍下衰然流寓太原者始尚玄亦以精鍊見重觀炯雖任用兢兢惟恐失隊不善晦匿果為邪醜所嫉幾不能免噫大雅君子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難矣哉

李紳傳

沈亞之

李紳河平起人徙家吳中元和元年節度使宗臣錡在吳紳以進士及第還過謁錡錡舍之與宴遊晝夜錡能其才留執書記明年錡以驕聞有詔召稱疾不欲行賓客莫敢言紳為言不入不得去會留後使王澹專職為錡具行錡甚怒始發於澹陰教士食之初士卒當勞賜者皆會府中受賜與中貴人臨視次至中軍士得賜者俱不散齊呼曰澹逆可食既盡即執中貴人脅曰爾寧遂眾欲寧飽眾腹曰請所欲曰為我眾書報天子幸得復錡位貴人懼偽

諾之召書記以疏聞紳聞之亡入錡內匿衆索不得及中貴人至促錡行錡益怒急召紳授紙筆令操書上牘紳坐錡前佯喘怖戰管搗紙下札皆不能字輒塗去累數十行又如是幾盡紙錡怒罵曰是何敢如是汝欲下從而先人耶對曰紳不敢惡生直以少養長儒家未嘗聞金革鳴今暴及此且不知精神在所誠得死在畏苦前幸耳錡復制以兵刃令易紙復然傍一人爲錡言曰聞有許侍御縱者尤能重一書紳不足與等請召縱縱至錡銳意自舉授詞操書無不可錡意遂幽紳於潤之外獄兵散乃出縱竟逆死贊曰李錡之賊江東也其口誦言有李雲李紳雲則山中劉騰爲書以大之蹟未及稱紳職鉤肘腋下舉動顧盼力一不誠則支軀立羣衆手而紳亦不顧而慨然自效如此可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耶

楊烈婦傳

李錡

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既又將盜滑州分其兵數千入抵項城縣蓋將陳其玉帛俘嬰其男女以會于陳州縣令李侃不知所爲其妻楊氏曰君縣令也寇下當守力不足死焉職也君如泚則誰守侃曰兵與財皆無則若何楊氏曰如不守縣爲賊所得矣倉庫皆其積也府庫皆其以也百姓皆其戰士也國家何有奪賊之財而食其食重賞以合死士其必濟於是召胥吏百姓於庭楊氏言曰縣令誠主也雖然歲滿罷去非若吏人百姓然吏人百姓邑人也墳墓存焉宜相與死以守其節忍失其身而爲賊之人耶衆皆泣許之乃徇曰以瓦石中賊者與之千金以刀矢兵刃之物中賊者與之萬錢得數百人侃盜之以乘城楊氏親爲之饜以食之無不食少必周而均侃使與賊言曰項城父老義不爲賊矣皆悉力守死行吾城不足以滅不如亟去徒失利無爲也賊皆笑有蜚箭集于侃之季侃傷而歸楊氏責之曰君不在則人誰肯固矣與其死于城上未猶愈於家乎侃遂忍之復登陴項城小邑也無長戟勁弩高城深溝之固賊氣吞焉率其徒將從超城而下有以弱弓射者中其帥墮馬死其帥希烈之壻也賊失勢遂相與散走項城之人無傷焉刺史上侃之功詔遷絳州太平縣令楊氏至茲猶存婦人女子之奉父母舅姑及恭順和於娣姒於卑幼有慈愛而能不失其貞

者則賢矣辯行陣明攻守勇烈之道此固卿大臣之所難厥自兵興朝蓬意旌守禦之臣馬堅城深池之險儲蓄山積貨財自若冠冑服甲弓矢而馳者不知幾人其勇不能戰其智不能守其忠不能死其其城而走者有矣彼何人哉若楊氏者婦人也孔子曰仁者必有勇楊氏當之矣贊曰九人之情皆謂後來者不及於古之賢者自古亦稀獨後代耶及其有之與古人不殊也若高駉女楊列婦者雖古烈女其何加焉予懼其行事堙滅而不傳故皆序之將告於史官

竇列婦傳

司空圖

河南竇氏朝邑令畢某之妻也四年秋同民叛其帥李瑋瑋走清令挈其孥竄望仙里既夕盜作乃仇家也猝令壞其首志必死之令妻蔽捍泣且拜益急乃持其袂重傷猶不置令竊視竟得逃匿而免里人列狀於府賚之酒帛繫赤馳乘而至幾死者數矣逮踰月方克偕全馬寓居渭濱得備聞於里中梁生言操史牘者苟當和平紀王庭琛瑞之美誠幸矣然深異之擗化導宗族里閭軍男必為貞夫女必為列婦是有國有家皆賴之豈徒炫於視聽哉愚以為知言乃著其傳替曰畜千金之貲雖去焉重尚有不妥其室者况蹈危觸難何以相保哉且婦人女子扣盜足以駭之而白刃之下獨不顧死以免其夫是果能一於所從而无悔者也豈化漸之有所自也吾知為臣為妾者必繼有其人免貽史氏之愧矣

江湖散人傳

陸龜蒙

散人者散誕之人也心散意散形散神散既無羈限為時之怪民束於禮樂者外之曰此散人也散人不知恥從而稱之入或笑曰彼溺子之散而目之子反以為其號何也散人曰天地大者也在太虛中一物耳勞乎覆載勞乎運行差之畧度寒暑錯亂望斯須之散其可得耶水土之散積有用乎水之散為雨為露為霜雪水之為瀦為洳為潢為汚土之散封之可崇穴之可深生可以藝死可以入土之為墳不可以為堦壁不可以為王孟得非散能通於花鳥不能耶退若不散守名之筌進若不散執事之權筌可守耶權可執耶遂為散歌散傳以志其散

負苓者傳

王績

昔者文中子講道於白牛之溪弟子捧書北面環堂成列講罷程
生退省于松下語及周易薛收歎曰不及伏羲氏乎何詞之多也
俄而有負苓者皤皤然倚擔而息曰吾子何歎也薛生曰叟何為
者而徵吾歎負苓者曰夫麗朱者丹附墨者黑蓋漸而得之也今
吾子所服者道而猶有歎是六府五藏不能無受也吾是以問薛
生曰收聞之師易者道之蘊也伏羲畫卦而文王繫之不逮省文
矣以為文王病也吾是以歎負苓者曰文王焉病伏羲氏病其者
也夫者伏羲氏之未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
其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何營營乎而費畫也自伏羲氏洩道之
密漏神之幾分張大和磔裂元氣使天下智詭之道迸出曰我
善言象而識物情陰陽相磨遠近相取作為剛柔同異之說以駭
人志於是知者不知而大朴散矣則伏羲氏始兆亂者也安得贏歎
而嗟文王乎負其苓而行追而問之居與姓名不答文中子聞之曰
隱者也

李賀小傳

李商隱

京兆杜牧為李長吉集序狀長吉之奇甚盡世傳之長吉姊嫁王
氏者語長吉之事尤備長吉細瘦通眉長指爪能苦吟疾書最先
為昌黎韓愈所知所與游者王參元楊敬之權璩崔植為密每巨
日出與諸公遊未嘗得題然後為詩如他人思量牽合以及程限
為意恒從小奚奴騎距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即書投囊中
及暮歸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見所書多輒曰是兒要當嘔出心
始已耳上燈與食長吉從婢取書研墨蟲紙足成之投他囊中非
大言及吊喪日率如此過亦不復省王揚輩時復來探取寫去長
吉往在獨騎往還京洛所至或時有著隨奔之故沈子明家所餘
四卷而已長吉將死時忽書見一緋衣人駕赤蚪持一版書若太
古篆或霹靂石文者去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歛下榻叩頭言
阿彌長吉學語時呼太夫人云老且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
白玉樓立召君為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邊人盡見之少
之長吉氣絕常所居窻中勃勃有煙氣聞行車嘩管之聲太夫人
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許時長吉竟死王氏姊非能造作謂

長吉者實所見如此嗚呼天蒼蒼而高也上果有帝耶帝果有園
園宮室觀閣之玩耶苟信然則天之高魏帝之尊嚴亦宜有人物
文彩愈此世者何獨番番於長吉而使其不壽耶噫又豈世所謂
才而奇者不獨地上少耶天上亦不多耶長吉生二十四年位不
過奉禮太常中當時人亦多排擯毀斥之又豈才而奇者帝獨重
之而人反不重耶又豈人見會勝帝耶

梓人傳

柳宗元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欸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所職尋
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磨斲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
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群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宇故
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
其牀闕人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其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
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群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
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
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

而左俄而斤者斲刃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
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宮於者芟芟而曲盡其制計其毫
釐而構大厦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其年某月某日某建則
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園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
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
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
智者歟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為天下者
本於人其執役者為徒隸為鄉師里胥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
士為一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六職判而為百役外
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力者胥吏
又其下皆有嗇天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
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調其綱紀而盈縮焉齊
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
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
下其遠近細大可以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于堵而繪于成

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銜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材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傳周召其百執事之勞動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幹要者反此以恪勤爲公以簿書爲尊銜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所於府廷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圓方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爲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彼將榮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却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宋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桡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去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郭橐駝傳

柳宗元

郭橐駝不知始自何名病僂癘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橐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去其鄉曰豐樂山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家富人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且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何倣慕莫能加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以能順木之本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故其築欲密旣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時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則其本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而茂之也吾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

愛之大因憂之太勤且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瓜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密疎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離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矣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馳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且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昂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絲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具殲殲以勞吏且不得日暇又何以蕃吾生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喜曰不亦善夫吾聞養樹而得養術故傳其事以為官戒

李赤傳

柳宗元

李赤江湖浪人也常曰吾善為歌詩詩類李白故號曰李赤遊宦別館之其友與俱遊者有姻焉問累日乃從之館赤方與婦人言其友戲之赤曰是媒我也吾將娶乎是友駭曰足下妻固無志太夫人在堂安得有是豈狂易病惑邪取絳雪餌之赤不肯服有間婦人至又與赤言即取巾經其脰赤兩手助之舌盡出其友號而救之婦人解其中走去赤怒其友曰汝無道吾將從吾妻赤曰者赤乃就牖間為書輾而圓封之又為書博而封之訖如鳳人其友從之見赤軒厠抱瓮詭笑而側視勢且下入乃倒曳得之又大怒曰吾已升堂面吾妻妻之容齒無有堂之飾宏富麗張蘭之氣油然而起顧視汝之世猶溷厠也而吾妻之居與帝居鈞天清都無以異若何苦余至此哉然後其友知亦之於遺刀剪鬼也聚僕謀曰亟去是厠遂行宿三十里夜赤又如厠又從之曰復入矣持出洗其污衆環之以至旦去抵他縣縣之吏方宴赤拜揖跪起無異酒行友未及言飲已而顧赤則已去矣走從之赤入厠舉其牀捍門堅不可入其友叫且言之衆發牆以入赤之面陷不繫者半矣又出洗之縣之吏更召巫師善呪術者守赤赤自若也夜半守者怠皆睡乃覺更呼而求之見其足於厠外赤死久矣獨得尸歸其家取其所封書讀之蓋與其母妻訣其言詞猶人也先生曰李赤之傳不誣矣是其病心而為是耶抑固有厠鬼也赤之名聞江湖間其始為士無以異於人也一惑於怪而所為若是

乃反以世為溷溷為帝居清都其屬意明白今世皆知笑赤之惑也及至是非取與向背決不為赤者幾何人耶反脩而身無以欲利好惡遷其神而不返則幸耳又何暇赤之笑哉

唐賢文粹卷第九十一

文粹卷第一百

傳錄紀事摠一十二首

吳興姚

鉉

纂

錄 孫氏西齋錄

孫樵

燕將錄

杜按

紀事 書田將軍邊事 孫樵

段太尉逸事狀 柳宗元

拾甲子年事

羅隱

書何易于

孫樵

說石烈士

羅隱

五紀 象江太守

李商隱

華山尉

齊魯二生

程驥

劉又

宜都內人

孫氏西齋錄

孫樵

孫樵謂陸長源唐春秋乃編年雜錄因撥其絮切峭獨可以示懲勸者擲其叢冗禿骨不足以警訓者自為十八通書號孫氏西齋錄起高祖之初武皇之終首廟號以表元首日月以表事尚功力正刑名登崇善良蕩戮兇回有所鯁避則微文示譏無所顧慄則直書志慝所謂高祖殺太子建成者何黜功徇愛譏失教也太宗有大功宜嗣有天下高祖不當立建成為太子至有六月二十四日事故書曰

高祖殺太子建成李勣立皇后武氏者何志諫贊隱懲廢命也李勣

為顧命大臣儻堅諫不奪高宗不敢立武氏為后故書曰李勣立皇后武氏

起王氏已廢之鬼上配天皇者何登嫌黜冢不可謂順予懼後世

疑於禘裸也高宗廢王立武武乃貞觀侍女何以列昭穆故特以王后配

高宗示天后有嫌於禘裸條高后擅政之年下繫中宗者何紫色閨

位不可謂正予懼後世牽以稱臨也天后改元即貞今悉以天后年号

及行事繫于中宗示女子不得改元有政也崔察賊殺中書令裴名犯

武不廟諱者何詭諛梯亂肇殺機也裴為顧命大臣震白天后歸政御

史崔察廷詰曰裴若無有異謀何故使太后歸政天后遂怒斬裴於都亭驛

故書曰崔察賊殺中書令裴也張守珪以安祿山叛者何貸刑弗教

稔禍階也祿山乃張守珪部將嘗犯令張曲江令守珪斬之守珪不從甲使

亂天下故書曰張守珪以安祿山叛他皆倣此稱天下殺者何罪暴天下

示眾與殺也稱天子殺者何死非其罪示眾不與殺也臣或不書

卒者何不以直終去卒以示貶也君或不書葬者何不以正終去

葬以示譏也懼怠去葬示戒志彌尚德必書賤尸位則黜其皆所

以歐邪合正俾匯大義則前所謂起王后配天皇條天后年号行事

中宗之類操實實例以示懲勸則前所謂李勣立皇后武氏張守珪以

燕將錄

杜牧

祿山叛之類嗚呼宰相昇沈人於十數年間史官出沒人於千百歲

後是史官與宰相分挈死生權也為史官者不能抹忠骨於枯墳

鬻語竟於下泉磨其鬚札叢閣飽帙豈國家任史官意耶推既序

其略授其友高錫望傳云

譏忠者絳人也祖瑤天寶末令內黃死燕寇忠豪健喜兵始去燕

燕北盜濟與二千人障白狼口山名契丹路後將漁陽軍留范陽元

和五年中黃門出禁兵伐趙魏牧田季安令其徒曰師不跨河二

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誠虜魏亦虜矣計為之奈何其徒有

超佐伍而言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大呼曰壯矣哉只決

出格沮者斬忠其時為燕使魏知其謀乃入謂季安曰某之謀是

引天下之兵也何者往年王師取蜀取吳筭不失一是相臣之謀

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者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

秦甲君知誰爲之謀此乃天子自爲之謀欲將夸服於臣下也今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且能不耻於天下乎既耻且怒於是任智畫策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涉河豎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先趙而後魏是上不下不下當魏而來也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於是悉甲豎境號曰伐趙則可陰遣趙人書曰魏若伐趙則河北義請魏責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臣謂魏反君實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陰解障遺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少爲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爲臣於趙有角尖之耗於魏獲不吐之利執事豈能無意於趙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季安曰善先生之來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謀與趙陰計得其堂陽縣名屬冀州忠歸燕謀欲激燕伐趙會劉濟合諸將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疾對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劉濟怒曰爾何不直言齊以趙叛命忠繫獄因使人視趙果不備燕後一日詔果來曰燕南有

趙此有胡胡猛趙辱辱不可捨胡而事趙也燕其爲子謹護比疆勿使予復挂胡憂而得專心於趙此亦燕之功也劉濟乃解獄乃忠曰信如子斷矣何以知之忠曰潞牧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爲趙畫曰燕以趙爲障雖然趙必不殘趙不必爲備一旦視趙不敢抗燕二且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既不備燕潞人則定告于天子曰燕厚怨趙今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趙亦必不備燕劉濟曰今則奈何忠曰燕厚怨天下無不知今天子伐趙君坐全燕之甲一人未濟易六此正使潞人將燕責恩於趙販忠於上兩皆售也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口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惟君孰思之劉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醢以殉濟乃自將七萬人南伐趙屠饒陽東鹿二縣屬深州殺萬人暴卒于師濟子總襲職忠復用事元和十四年春趙人獻城十二德州管平原東長河棗州管歌次滴河隰信脣中昌將蔭蒲臺勃海冬誅齊三分其地忠因說總曰天地數窮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

相辭六十年矣此亦數之窮也必與天地復合且建中時朱泚搏天子狩畿甸李希列僭于梁王武俊稱趙朱泚稱冀田悅稱魏李納稱齊郡國往往弄兵者恆目而視當此之時可謂危矣然天下卒於無事自元和已來劉闢守蜀棧道劍閣自以為子孫世世之地然甲卒三萬數月見羈李錡橫大江撫石頭全吳之兵不得一戰反束縛帳下田季安守魏盧從史守潞皆天下之精甲駕趙為騎鼎上相視可為彊矣然從史統漸土五十里萬戟自護身如大醉忽在轆車季安死質杵未收家為逐客蔡人被重葉之甲圍三石之弦持九尺之刃突前跳後卒子忽反如搏鷄一可殺百者累數萬人四歲不北二三可為堅矣然夜半大雪忽失其城齊人經地數千里倚渤海牆泰山漸大河精甲數億鈐其阨可為安矣然兵折於潭趙地名鄆西二十里首竿於都市此皆君之自見亦非人力所能及蓋上帝神兵下來誅之耳今天子巨謀纖計必平章於大臣鋪樂張獵未嘗戴星徘徊顛玩之臣顏澀不展縮衣節口以賞戰上此志豈須史志於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趙人已獻城十二

助魏破齊惟燕未得一日之勞為子孫壽後世豈能帖帖無事乎吾深為君憂之總泣且拜曰自數月已來未聞先生之言今也幸在大教吾心定矣明年春劉總出燕卒于趙忠護總喪來數日亦卒年六十四官至御史大夫忠弟憲前范陽安次令持兄喪歸葬于絳常往來長安間元年孟春其遇於馮翊屬縣比徵中因吐其兄之狀其因直書其事至於褒貶之間俟學春秋者焉

書田將軍邊事

孫樵

背臨印南馳越二百里得嚴道郡實與沅黎越雋俱為邊城迫於群蠻日在賓將軍刺嚴道三年能條悉南蠻事為樵言曰巴蜀西迫於戎南偏於蠻官有以制之者當廣德建中之間西戎兩飲馬於岷江其衆如蟻前鋒魁健皆擐五屬之甲持倍尋之戟徐呼接步且戰且進蜀兵遇闔如值橫堵羅戈如林發矢如蠅皆折刃吞鏃不能整一戎而况陷其陣乎然其戎兵踐吾地日深而疫死者日衆即日度不能留亦輒引去故蜀人為之語曰西戎尚可南蠻殘我自南康公鑿青巖知道以和群蠻俾由蜀而貢又擇群蠻子弟

世於錦城使習書筭業就輒去復以他繼如此垂五十年不絕其
來則其學於蜀者不啻千百故其國人比能習知巴蜀土風山川
安言子皇帝三年南蠻果大入成都其門四而旋其所剽掠自成
都以南越雋以北八百里之間民畜為空加以敗卒貧民持兵群
聚四緣劫殺官不能禁由是西蜀十六州至今為病自是以來群
蠻常有屠蜀之心居則息蓄聚粟動則練兵講武而又俾其習於
蜀之川向連帥之間隙察兵賦之虛實或聞蜀之細民苦於重征且
將登之以幸非常 李丞相固言鎮西蜀時兵有編民李權者遣書
而重言蜀无備可取狀邊城獲之按問得實遂奔市至今或有踵
其所者吾不知羣蠻此舉大劔以南為國家所有乎且每歲發卒
以戍南者皆成都頑民飽稻餘豕十九如瓠雖知征鼓之數不習
山川之險吾常伺其來朔風正嚴緩步坦途日次一舍固已呀然
汗矣而况歷董阻即嚴程束甲而趨扶戟而聞耶加以為將者刻
薄以自入餽運者縱吏以鼠竊縣官當給帛則以踈而易良當賑
粟則以沙而糝粒每歲當給帛 王將輒先市輕帛以易重帛然

散諸邊卒當給糧下吏必先盜其米然後以沙補足數以給邊卒常以為然
如此則邊卒將怨望之不暇又烏能殊死而力戰乎此巴蜀所以
為憂難曰誠如將軍言苟為國家計者孰若詔嚴道沉黎越雋三
城太守俾度其要害按其壁壘得自募卒以守之且兵籍於郡則
易為役卒出於邊則習其險而又各於其部善相美地分卒為屯
春夏則耕蠶以資其衣食秋冬則嚴壁以俟其寇虜連帥即能督
之歲遣廉白吏視其卒之有無劾其守之不法者以聞如此則縣
官無餽運之費奸吏無因緣之盜兵足食給卒无怨於將軍何
如田將軍曰如此何患言卒遂書

段太尉逸事狀

柳宗元

太尉始為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晞為尚書領
行營節度使萬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日暴惡者率以貨竄
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羣行丐取於市不賺輒奮擊折人
手足椎金瓦礫塞為道上下把臂徐去至有撞殺婦人邠寧節度使
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

子以生人付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太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其為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具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候命其者能為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刀刺酒翁壞釀器酒流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拄槊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柰之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健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固為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為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勲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為其異首亂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孔真竄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且笑亂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從顧叱左右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

者死太尉曰吾未晡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且曰明日來遂卧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為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謏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謏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農且飢死無以償即告太尉太尉判狀辭其異使人求諭謏謏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公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剝衣裹瘡手足注善藥且友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帝殺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謏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之野如赭人且飢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惟一馬賤賣帝穀入汝汝又取之不耻凡為一傲天於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奴隸耶謏雖暴抗然聞其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

州以司豐徵戒其族過岐朱泚必致貨幣慎勿收及過泚致大綾
三百兩大尉皆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大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
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大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綾如司農治事
堂棲之梁木上此反大尉終更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其存

大尉逸事如石

史館今之稱大尉大節者以為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天下
不知大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岐周郊釐間過真定此上馬
嶺履道障戎保羈縻好問老松退卒能言其事大尉為人煦煦常任
首拱手俱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
違其志決非偶然者會州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備得大尉遺事
覆校無疑或恐尚逸遂集大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謹狀

拾甲子年事

羅隱

大和中張谷納却鄆入李叢女備歌舞具及長大妖麗豐足殆不以
下賤物又能傳故都聲以牽課人推沮有時涼曉衣轉靡蘇真他家
之遺臺老樹雖為離手往之懷以不能多也雅為谷所愛因目曰新

聲及劉從諫得父廢谷以窮遊佐其事新聲亦從去然性本便惠雖
谷之起居謀慮皆預有承迎故頗聞中外消息時從諫得志後勾聚
亡命以窺勳有朝廷大為四方人怪訝有實其事於公者谷不以介意新
聲曰妾於公直巾履間狎玩者耳除歌酒外不當以應顧命然食人
之食憂人之憂理常也況妾乎前日天子授從諫節度使時非從諫
有戰野之功拔城之績蓋以其先父擊齊還我去就間未能奪其嗣
耳而公不幸為其屬則牽制之道在此不在彼也自劉氏奄有全趙
更改歲時未嘗聞以一縷一蹄為天子壽而指使輩率無賴人且章武
朝數節難覆皆以雄才傑器尚不能固天子恩况從諫權自兒女子
手中一旦龍裳如何家業苟不以法而得亦宜以不法而終此倚伏之常
數也而又卒伍佻險言語不祥是不為齊鬼所酬而死於帳下者幸
矣孰謂公從其事反不知其事者哉姑不能早折其肘臂以作天子
計則宜脫族而去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以骨肉腥穢兒衣食言訖悲
涕流落各一決者三月新聲後進以其業不用也縊殺之會昌中從
諫死以其子露父意窮之谷竟從連嗚呼謀及婦人者必亡而新

聲之言惜與不用余前過太行時有傳吏能道當時事因拾於編簡

書何易于

孫樵

何易于嘗為益昌縣令孫樵刺史治所四十里城嘉陵江南刺史崔朴嘗乘春自上游多從賓客歌酒泛舟東下直出益昌旁至則索民挽舟易于即自署笏引舟上下刺史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不耕即蠶際不可奪易于為屬今當其無事可以充役刺史與賓客跳出舟借可還去益昌民多即山樹茶利私自入會監鐵宴重推笏詔下所在不得為百姓匿易于視詔曰益昌不征百姓尚不可活知厚其賦以毒民乎命吏刻去吏爭曰天子詔所在不得為百姓匿公刻去罪愈重吏止死明府公益免鼠海裔耶曰予自吾寧愛一身以毒一邑民乎亦不使罪蔓爾曹即自縱火焚之觀風使聞其狀以易于挺身為民卒不加劾邑民死喪子弱業破不能具葬者易于輒出俸錢使吏為辦百姓入常賦有垂白僂杖者易于必召坐與食問政得失庭有競民易于輒親自與語為指白枉直罪小者勸大者杖悉立遣之不以付吏治益昌二年獄無繫民民不知役改綿州羅江令其治

視益昌是時相國裴公出鎮綿州獨能嘉易于治嘗從觀其政道從不過三人其至易于廉約如此會昌五年樵道出益昌民有能言何易于治狀者且曰天子設上下考以勉吏而易于考止中上何哉樵曰易于督賦何如曰上請貸期不欲緊繩百姓使賤出粟帛督役何如曰度支費不足遂出俸錢糶優貧民饋給往來權勢何如曰傳符外一無所與檮盜衙如曰無盜樵曰余居長安中十年歲聞給事中校考則曰某人為某縣得上下考某人由上下考得某官問其政則曰某人能督賦先期而畢某人能督役省度支費某人當道能得往來達官為好言某人能擒若干盜縣令得上下考者如此邑民不對笑去

說石烈士

羅隱

石孝忠者生長韓魏間其為人猛悍多力少年時偷雞殺狗殆不可勝計州里甚苦之後折節讀書李愬為朔方前驅其信任與朔方人伍元和蔡人不自天子用裴丞相計以丞相征蔡若愬者光顏者重胤者皆受丞相指揮明年蔡平天子快之詔刑部韓侍郎撰平蔡碑將所以大丞相功業於蔡州孝忠一旦熟視其文大恚怒因作力推去其

碑僅傾墜者再三吏不能止乃執詣節度使悉以聞時章武皇帝
方以東北事倚諸將聞是卒也其訝之命具獄將斃於碑下孝忠度
必死也苟虜死則無以明愬功乃偽佞畏若不勝按驗吏周之未知
其爲人也孝忠伺吏隙尾拉一吏殺之天子聞之怒且便送闕
下及至也亦未與其人因召見曰汝推吾碑殺吾吏爲何孝忠頓首
曰臣一死未足以塞責但得面天顏則亦族無恨矣臣事李愬歲久
以賤故給事無不聞見平蔡之日臣從左軍前且吳秀琳蔡之女賊
也而愬降之李祐蔡之驍將也而愬擒之蔡之瓜牙脫落於是矣及
元濟縛雖丞相與二三輩不能先知也蔡平之後刻石紀功盡歸乎
丞相而愬第其名與光顏薰胤齒愬固無所言矣蔡幸更有一淮西
其將略如愬者復肯爲陛下用乎賞不當功罰不當罪非陛下所以
勸人也臣所以推去碑者不惟明愬之績亦將爲陛下正賞罰之源
臣不推碑無以爲吏擒臣不殺吏無以見陛下臣死不容時矣請就
刑憲宗旣得淮西本未且多其義遂赦之因命曰烈士復召翰林殿
學士撰淮西碑一如孝忠語後孝忠諫江陵軍驅使大中末曰丞相

鎮江陵余求謁丞相府有從事爲余道孝忠事遂次焉將所以數
人爲下

象江太平

李商隱

漿陽鄭璠自象江得怪石六其三聳耳而銳上又一如世間道士存
思圖畫人肺胃肝腎次第懸絡者又一空中而隱外若癭癭殊在
病不好物者人一色緋冰去声而理平漫彈之好聲璠爲象江三
年不病瘡平安寢食及還長安無家召婦兒寄止人舍下計輦六
石道費俸六十萬璠嗜好有意極類前輩人

華山尉

陶生有恒人善養又善與人遊又善爲官會皇初生病骨熱且死
是年長安中進士爲陶生誄者數十人生在時吾已得之矣及旣
死吾又得之

齊生

程驤

右一人字蟠之其父少良本鄆盜人也晚更與其徒畜牝馬草一

羸私作一矢刀杖學發塚抄道常就迴遠坑谷無廬僻處依大林
木蚤夜偵候作姦李師古負諸士貨下令卹商軍與淮海近出入
天下珍寶日且不絕少良致貲以萬數每旬時歸妻子輒置食飲
勞其黨後少良老前所置食有大鱗肉連骨以牙齒稍脫落不能食
其妻輒起請黨中少年曰公子與此老父推埋剽奪十數年意不計
天下有活人今其尚不能食况能在公子叔行胡浪反耶公子此
去必殺之草間無為鐵門外老捕盜所狙快少良默憚之出百餘
萬謝其黨曰老嫗貞解事敢以此為諸君別眾許之與盟曰事後
敗出約不相引少良由是以其貲發舉貧轉與隣伍重信義卹死
喪斷魚肉葱薤禮拜畫佛讀佛書不復出里閉意若大君子能悔
咎前惡者十五年死子驥率不知後一日有過其母罵之曰此種
不良庸有好事耶驥泣問其語母盡以少良時事告之驥號哭數
日不食乃悉散其財踰年驥甚苦貧就里中舉負給薪水灑掃之
事讀書日數千言里先生賢之時與饋糗布帛使供養其母後漸
通五經歷代史諸子雜家往往同學入去其師從驥講授又其為
人寬厚滋茂動靜有繩墨人不敢犯烏重胤為鄆帥喜聞驥與之
錢數十萬令市書籍驥復以其餘資諸生其里閭故德少良者亦
常來與驥孳息其貨數年復置萬金驥固不以為已有繩契管楫
雜付比近用度費耗了不勘詰道益高開成初相國彭城公遣其
客張谷聘之驥不起

劉義

右一人字义不知其所來在魏與焦濛問冰田滂善住氣重義大
軀有聲力嘗出入市井殺牛擊犬豕羅網鳥雀亦或時因酒殺人
變姓名遁去會赦得出後流入齊魯以讀書能為歌詩然恃其故
時所為輒不能俛仰貴人穿履破衣從尋常人乞丐酒食為活聞
韓愈善接天下士步行歸之既至賦冰柱劔車二詩一旦居廬空
孟郊之上樊宗師以文自任見义拜之後以爭語不能下諸公因
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誠墓中人所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愈不能
止復歸齊魯义之行固不在聖賢中庸之列然其能面道人短長
不畏卒禍及得其服義則又彌縫勸諫有若骨肉此其過人無限

宜都內人

武后篡既久頗放縱耽內習不敬宗廟四方日有叛逆防豫不暇時宜都內人以唾壺進思有以諫者后坐帷下倚檀几與語問四方事宜都內人曰大家知古女卑於男耶后曰知內人曰古有女媧亦不正是天子佐伏羲理九州耳後世嫌媧有越出房閭斷天下事者皆不得其正多是輔昏主不然把小兒獨大家革天姓改去釵釧龍服冠冕符瑞日至大臣不敢動真天子也然今內之弄臣狎人朝夕侍御者久未屏去妾疑此未當天意后曰何內人曰女陰也男陽也陽尊而陰卑雖大家以陰事主天然宜體取剛亢明烈以消羣陽陽消然後陰得志也今狎弄日至處大家夫宮尊位其勢陰求陽也陽勝而陰亦微不可久也大家始今日能屏去男妾獨立天下則陽之剛亢明烈可有矣如是過萬萬出男子益削女子益專妾之願在此后雖不能盡用然即日下令誅作明堂





